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第四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第 四 册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第四册)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57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75 字数 419 千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统一书号: 10253·030 定价: 2.95元

编 选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是高等院校中文系的基础课程。为了课堂教学与课外阅读的需要，我们编选了这套教材。它也可作为专科学校、业余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教材，并可供中学教师、文学爱好者使用。

本书选取“五四”到建国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八十位有影响的作家的部分代表作品，包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不同艺术风格、不同思想倾向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通讯、报告文学、童话、历史故事新编、序言等作品，共二百二十余篇，约一百四十万字（包括评介文字），分四册出版。

因受篇幅限制，本书除收入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个别中篇外，入选作品均为短篇。对创作风格有明显变化的作家，或选取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或选取其主要创作活动时期的代表作品，酌情而定。

本书所收作品，基本上以初次发表、初版本、或较好版本的印文为准。

考虑到为广大读者提供阅读方便起见，本书以作家为单位，前加简短评介文字，阐述作家生平、创作概况、艺术风格，并对入选作品作简要分析。

本书在系教研室主任贾植芳先生指导下进行编选、评介。

负责编选工作的有：邓逸群、张德明、沈如松。

参加作家作品评介工作的有：王锦园、陈思和、张德明、沈如松、沈永葆、唐金海、苏兴良、王继权、鄂基瑞、邓逸群；负责审阅评介文稿的有：邓逸群、鄂基瑞、王继权、张德明。

在编选过程中，校内外专家曾对本书选目提出宝贵意见，给予热情的关心与支持；校图书馆、文科阅览室的有关同志，在提供资料、复印书稿等方面，给予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人力有限，资料欠缺，本选集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1984.6

目 录

· 编选说明

· 叶 紫	(1)
丰收	(4)
· 萧 军	(46)
羊	(49)
军中	(79)
· 萧 红	(98)
手	(101)
小城三月	(116)
· 宋之的	(139)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142)
群猴	(150)
· 何其芳	(166)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170)
生活是多么广阔	(172)
独语	(173)
《〈刻意集〉序》	(176)
老人	(181)
· 李广田	(187)
桃园杂记	(191)
山之子	(196)
谢落	(203)

卞之琳.....	(211)
远行	(214)
墙头草	(215)
古镇的梦	(216)
断章	(218)
卞 尼.....	(219)
长夜	(221)
鹰之歌	(223)
池畔	(226)
罗 淑.....	(235)
生人妻	(238)
陆 蠡.....	(253)
竹刀	(256)
囚绿记	(262)
私塾师	(265)
田 间.....	(272)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275)
坚壁	(276)
山中	(277)
誓词	(279)
光未然.....	(281)
五月的鲜花	(284)
黄河大合唱	(286)
东 平.....	(304)
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	(307)
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	(313)
萧 乾.....	(325)
皈依	(328)
栗子	(342)

姚雪垠.....	(352)
差半车麦秸	(356)
赵树理.....	(369)
小二黑结婚	(372)
传家宝	(387)
孙 犁.....	(400)
荷花淀	(404)
吴召儿	(412)
康 濯.....	(422)
我的两家房东	(424)
李 季.....	(444)
王贵与李香香	(447)
阮章竞.....	(489)
漳河水	(492)

叶 紫

叶紫(1910.10—1939.8月)原名余鹤林、余昭明。笔名叶紫、杨镜清等。湖南益阳人。自幼受父、姐革命思想影响,中学时代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进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军事。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父、姐惨遭杀害,他被迫逃离家乡,过着飘泊流亡的生活。曾寻“仙”访“侠”,当兵,想为亲人报仇。然而冷酷的现实,坎坷的遭遇,终于使他丢弃幻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0年来到上海,更名余自强,与地下党取得联系。曾被捕入狱,坐了八个月的牢房。出狱后,做过弄堂学校教员,为和尚抄写签文,间或给报刊写点文章,生活十分窘迫。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了革命文学的创作生涯。曾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编辑,编过《无名文艺》旬刊、月刊。1934年年底,在鲁迅大力支持下,与萧军萧红一起筹划出版《奴隶丛书》。抗战爆发后,带着一身重病回到家乡,在艰苦条件中仍然坚持写作,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8月终于在贫病交加,极度困窘中病逝。年仅廿八岁。

叶紫以病弱的身躯,辛勤笔耕,短短一生,留下了独具特色的许多作品。1933年写成短篇小说《丰收》、《火》、《电网外》(一名《王伯伯》)、《向导》、《夜哨线》。次年,写有《杨七公公过年》。1936年创作了中篇小说《星》。次年出版了包括《山村一夜》、《偷莲》等六

篇小说在内的短篇集《山村一夜》。1939年,当他开始构思反映马日事变前后湖南农民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并着手写作中篇《菱》的时候,不幸与世长辞。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叶紫创作集》、《叶紫选集》,最近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叶紫文集》(上、下卷),香港文学研究社也出版了《叶紫选集》。叶紫的苦难的身世与坎坷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被压迫者,尤其是农民的深刻了解,使他的几乎全部的作品都以家乡洞庭湖一带农民的生活与斗争为题材,从中灌注着他对劳动人民诚挚的爱和对阶级敌人强烈的憎。其作品文笔朴素平实,充满着乐观的战斗的革命激情与坚定信念,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时代特色与地方色彩。

本书选收《丰收》一文。

《丰收》作于1933年,发表在《无名文艺》创刊号上。是作者的成名作。1935年曾作为《奴隶丛书》之一,由容光书局出版,鲁迅为之写了序言。小说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的洞庭湖畔的农村为背景,通过描述贫苦农民云普叔一家的遭遇,反映广大农民的苦难与抗争。云普叔一家勤劳耕作,却饥寒交迫,终年在兵灾水旱、高利盘剥中滚打挣扎。困苦中,被逼卖了女儿,借来谷种,全家老小挤死挤活夺得了罕见的丰收。可是“一百五十担谷子,三爹也要,陈老爷也要,团防局也要,捐钱、粮饷……”“辛辛苦苦种下的谷子,都一担一担地送给人家去。”云普叔气得大病一场。这个相信天命、逆来顺受的老农民,在现实的教育下,终于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抗争,农民才有活路。作品描写的都是作者熟悉的人和事,其中有“火样的热情”、“血和泪的现实”。如同鲁迅先生《叶紫作〈丰收〉序》中所说:“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过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个世

纪的经历。”《丰收》以深刻的思想力量和真实动人的形象，反映了二十年代湖南地区农民的痛苦与觉醒，希望与斗争，成为同时代农村题材的优秀作品之一。

(邓逸群)

丰 收

叶 紫

一

时间是快要到清明节了。天，下着雨，阴沉沉的没有一点晴和的征兆。

云普叔坐在“曹氏家祠”的大门口，还穿着过冬天的那件破旧棉袍；身子微微颤动，象是耐不住这袭人的寒气。他抬头望了一望天，嘴边不知道念了几句什么话，又低了下去。胡须上倒悬着一线一线的涎沫，迎风飘动，刚刚用手抹去，随即又流出了几线来。

“难道再要和去年一样吗？我的天哪！”

他低声地说了这么一句，便回头反望着坐在戏台下的妻子，很迟疑地说着：

“秋儿的娘呀！‘惊蛰一过，棉裤脱落！’现在快清明了，还脱不下袍儿。这，莫非是又要和去年一样吗？”

云普婶没有回答，在忙着给怀中的四喜儿喂奶。

天气也真太使人着急了，立春后一连下了三十多天雨没有停住过，人们都感受着深沉的恐怖。往常都是这样：春分奇冷，一定又是一个大水年岁。

“天啦！要又是一样，……”

云普叔又掉头望着天，将手中的一根旱烟管，不住地在石阶级上磕动。

“该不会吧!”

云普婶歇了半天功夫,随便地说着,脸还是朝着怀中的孩子。

“怎么不会呢?春分过了,还有这样的寒冷!庚午年,甲子年,丙寅年的春天,不都是有这样冷吗?况且,今年的天老爷是要大收人的!”

云普叔反对妻子的那种随便的答复,好象今年的命运,已经早在这儿卜定了一般。关帝爷爷的灵签上曾明白地说过了:今年的人,一定是要死去六七成的!

烙印在云普叔脑筋中的许多痛苦的印象,凑成了那些恐怖的因子。他记得:甲子年他吃过野菜拌山芋,一天只能捞到一顿,乙丑年刚刚好一点,丙寅年又喊吃树根。庚午辛未年他还年少,好象并不十分痛苦。只有去年,我的天呀!云普叔简直是不能作想啊!

去年,云普叔一家有八口人吃茶饭,今年就只剩了六个:除了云普婶外,大儿子立秋二十岁,这是云普叔的左右手!二儿子少普十四岁,也已经开始在田里和云普叔帮忙。女儿英英十岁,她能跟着妈妈打斗笠。最小的一个便是四喜儿,还在吃奶。云普爷爷和一个六岁的虎儿,是去年八月吃观音粉吃死的。

这样一个热闹的家庭中,吃呆饭的人一个也没有,谁不说云普叔会发财呢?是的,云普叔原是应该发财的人,就因为运气太不好了,连年的兵灾水旱,才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不然,他也不会那么示弱于人哩!

去年,这可怕的去年啦!云普叔自己也如同过着梦境一样。为了连年的兵灾水旱,他不得不拚命地加种了何八爷七亩田,希图有个转运。自己家里有人手,多种一亩田,就多一亩田的好处;除纳去何八爷的租谷以外,多少总还有几粒好捞的。能吃一两年饱饭,还怕弄不发财吗?主意打定后,云普叔就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所屋

子，来租何八爷的田种。

二月里，云普叔全家搬进到这祠堂里来了，替祖宗打扫灵牌，春秋二祭还有一串钱的赏格。自家的屋子，也是由何八爷承受的。七亩田的租谷仍照旧规，三七开，云普叔能有三成好到手，便算很不错的。

起先，真使云普叔欢喜。虽然和儿子费了很多力气，然而禾苗很好，雨水也极调和，只要照拂得法，收获下来，便什么都不成问题了。

看看地，禾苗都发了根，涨了苞，很快地便标线了，再刮二三日老南风，就可以看到黄金色的谷子摆在眼前。云普叔真是喜欢啊！这不是他日夜辛劳的代价吗？

他几乎欢喜得发跳起来，就在他将要发跳的第二天哩，天老爷忽然翻了脸。蛋大的雨点由西南方直向这垄上扑来，只有半天功夫，池塘里的水都起膨涨。云普叔立刻就感受着有些不安似的，恐怕这好好的稻花，都要被雨点打落，而影响到收成的不丰。午后，雨渐渐地停住了，云普叔的心中，象放落一副千斤担子般的轻快。

半晚上，天上忽然黑得伸手看不见自家的拳头，四面的锣声，象雷一般地轰着，人声一片一片地喧嚷奔驰，风刮得呼呼地叫吼。云普叔知道又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变，急急忙忙地叫起了立秋儿，由黑暗中向着锣声的响处飞跑。

路上，云普叔碰到了小二疤子，知道西水和南水一齐暴涨了三丈多，曹家垄四围的堤口，都危险得厉害，锣声是喊动大家去挡堤的。

云普叔吃了一惊，黑夜里陡涨几丈水，是四五十年来少见的怪事。他慌了张，锣声越响越厉害，他的脚步也越加乱了。天黑路滑，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是立秋扶住他跑的，还不到三步，就听到一声天崩地裂的震响，云普叔的脚象弹棉花絮一般战动起来。很快

地，如万马奔驰般的浪涛向他们扑来了。立秋急急地背起云普叔返身就逃。刚才回奔到自己的头门口，水已经流到了阶下。

新渡口的堤溃开了三十几丈宽一个角，曹家垄满垅子的黄金都化成了水。

于是云普叔发了疯。半年辛辛苦苦的希望，一家生命的泉源，都在这一刹那间被水冲毁得干干净净了。他终天地狂呼着：

“天哪！我粒粒的黄金都化成了水！”

现在，云普叔又见到了这样希奇的征兆，他怎么不心急呢？去年五月到现在，他还没有吃饱过一顿干饭。六月初水就退了，垄上的饥民想联合出门去讨米，刚刚走到宁乡就被认作了乱党赶出境来，以后就半步大门都不许出。县城里据说领了三万洋钱的赈款，乡下没有看见发下一颗米花儿。何八爷从省里贩了七十担大豆子回垄济急，云普叔只借到五斗，价钱是六块三，月息四分五。一家有八口人，后来连青草都吃光了，实在不能再挨下去，才跪在何八爷面前加借了三斗豆子。八月里华家堤掘出了观音粉，垄上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跑去挖来吃，云普叔带着立秋挖了两三担回来，吃不到两天，云普爷爷升天了，临走还带去了一个六岁的虎儿。

后来，垄上的饥民都走到死亡线上了，才由何八爷代替饥民向县太爷担保不会变乱党，再三地求了几张护照，分途逃出境来。云普叔一家被送到一个热闹的城里，过了四个月的饥民生活，年底才回家来。这都是去年啦！苦，又有谁能知道呢？

这时候，垄上的人都靠着临时编些斗笠过活。下雨，一天每人能编十只斗笠，就可以捞到两顿稀饭钱。云普叔和立秋剖篾；少普、云普婶和英英日夜不停地赶着编。编呀，尽量地编呀！不编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有命挨到秋收。

春雨一连下了三十多天了，天气又寒冷得这么厉害，满垄上的

人，都怀着一种同样恐怖的心境。

“天啦！今年难道又要和去年一样吗？……”

二

天毕竟是晴和了，人们从蛰伏了三十多天的阴郁底屋子里爬出来。菜青色的脸膛，都挂上了欣欢的微笑。孩子们一伴一伴地跑来跑去，赤着脚在太阳底下踏着软泥儿耍着。

水全是那样满满的，无论池塘里、田中或是湖上。遍地都长满了嫩草，没有晒干的雨点挂在草叶上，象一颗一颗的小银珠。杨柳发芽了，在久雨初晴的春色中，这垄上，是一切都有了欣欣开展的气象。

人们立时开始喧嚷着，活跃着。展眼望去，田畦上时常有赤脚来往的人群，徘徊观望；三个五个一伙的，指指池塘又查查决口，谈这谈那，都准备着，计划着，应该如何动手做他们在这个时节里的功夫。

斗笠的销路突然地阻塞了，为了到处都天晴。男子们白天不能在家里剖篾，妇人和孩子的工作，也无形中松散下来，生活的紧箍咒，随即把这整个的农村牢牢地套住。努力地下田去工作吧，工作时原不能不吃饭啊！

镇日祈祷着天晴的云普叔，他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然而微笑是很吝啬地只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拂了一下，便随着紧蹙的眉尖消逝了。棉袍还是不能脱下，太阳晒在他的身上，只有那么一点儿辣辣的难熬，他没有放在心上。他只是担心着，怎样地才能够渡过这紧急的难关——饱饱地捞两餐白米饭吃了，补一补精神，好到田中去。

斗笠的销路没有了，眼前的稀饭就起了巨大的恐慌，于是云普

叔更加焦急。他知道他的命苦，生下来就没有过过一时舒服的生涯。今年五十岁了，苦头总算吃过不少，好的日子却还没有看见过。算八字的先生都说：他的老晚景很好；然而那是五十五岁以后的事情，他总不能十分相信。两个儿子又都不懂事，处在这样大劫数的年头，要独立支持这么一家六口，那是如何困难的事情啊！

“总得想个办法啦！”

云普叔从来没有自馁过，每每到了这样的难关，他就把这句话不住地自己的脑际里打磨旋，有时竟能想到一些很好的办法。今天，他知道这个难关更紧了，于是又把这句话儿运用到脑里去旋转。

“何八爷，李三爷，陈三爷……”

他一步一步地在戏台下踱来踱去，这些人的影子，一个个地浮上他的脑中。然而那都是一些极难看的面孔，每一个都会使他感受到异样的不安和恐惧。他只好摇头叹气地把这些人统统丢开，将念头转向另一方面去。猛然地，他却想到了一个例外的人：

“立秋，你现在就跑到玉五叔家中去看看好吗？”

“去做什么呢，爹？”

立秋坐在门槛边剖篾，漫无意识地反问他。

“明天的日脚很好啦！人家都准备下田了，我们也应当跟着动手。头一天做功夫，总得饱饱吃一餐，兆头来得好一些，做起功夫来也比较起劲。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了米，所以……”

“我看玉五叔也不见得有什么办法吧！”

“那末，你去看看也不要紧的喽！”

“这又何必空跑一趟呢？我看他们的情形，也并不见得比我们要好！”

“你总欢喜和老子对来！你能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我是叫你去一趟呀！”